

从小到大,我从来没有数过星星,因为星星对我而言太过于遥远。

有事没事的时候,我常常坐在窗前,左手拉着右手,右手拉着左手,数自己手上的伤疤。我数伤疤的时候,偶尔也会抬起头看一眼星空。很长时间,我都没有数清自己的伤疤,因为我身上尤

其手上的伤疤很多,有的连成一片,有的已经模糊。我最大的一个伤疤在右手腕关节处,是十二三岁的时候留下来的,它像一条蠕动的蚯蚓。不对,应该是北斗七星,我们叫犁弯星,因为它们像一把犁在耕种着茫茫的夜空。

那是农历七月十二清早,太阳非常灿烂,我刚起床准备去放牛,看见哥哥几个人一起,背着包袱准备出门,他们要去河南灵宝淘金。哥哥刚刚订亲,家里没钱置办酒席,也没有钱请戏班子,按照父亲的意思,添两床被子,把人领回来就行了。但是哥哥觉得太清冷,要利用农闲时间去淘金。

淘金,其实就是把别人把矿石背到山下,那是我们当时最主要的生活来源。我求哥哥,能不能带着我。哥哥想了想,就同意了。我们需要步行七十多里,赶到一个叫三要镇的地方坐车。

那天,哥哥背着筐子,我背着蒸笼,先去三要镇的集市上换路费。下午三四点的时候,离三要镇还有二十多里,我的脚已经磨出了血泡。其他人一直抱怨,说不应该带着娃娃蛋子,马上就要散集了,就带着的话,就没有盘缠吃饭坐车了。

这时候,已经走上了大路,正好看到一辆卡车,上边拉着矿石,矿石上边是柴火。我问为什么不拦下来坐呢?有人剐了我一眼,说你以为这汽车是你未过门的嫂子?哥哥听

## 数伤疤的日子

陈仓

了,很是生气,竟然冲到路中间,把汽车逼停了。

经讨价还价,我们每人掏了两块钱坐上了便车。哥哥得意地问我,第一次坐车感觉跑得快吧?我说像麻雀一样飞起来了。哥哥又说,你坐在屁股底下,就是我们淘的金子。我摸着这一块块矿石好奇地问,这么多都是吗?哥哥说,如果都是金子的话,拿其中的一块就可以娶一百个媳妇了。我说,那我们就偷一块回去吧。

哥哥笑了,说这些是矿石,一车矿石能碾出半两金子都不错。我正好奇,二两金子到底有多大。但还没来得及问,只听“呼噜”一声,什么事都不记得了,在那一刻,整个世界在我的大脑里变成了空白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听到头顶有“哗哗”的流水声。我像鸭子凫水一样伸了伸脖子、蹬了蹬腿,把头挺出了水面。我看见自己的身上压着柴火和卵石,旁边是尖叫声和啼哭声。再向远处看,刚才坐着的那辆汽车,已经滚到了河中,四个轮子朝天,车头冒着黑烟。后来才知道,这就叫翻车,人世间随时可能发生的悲剧。周围的人纷纷赶了过来,加入了救人的队伍中。我亲眼所见,有个小伙

子从水里被救上来时已停止呼吸,但是大家并没有放弃,而是拽着他的双腿,头朝下,脚朝上,抖动了一会儿,他的鼻子和嘴巴里突然冒出一股清水和沙子,竟然又活了过来,他恍若隔世一般坐在沙滩上发呆;还有一位大伯闭着眼睛静静地横卧在沙滩上,无论怎么抢救,再也醒

不过来了。我没看到哥哥的身影。我坐在河水中,喊哥哥,喊他的小名小毛,还叫了几次他的大名陈元聪,但一直没听到他的应声。我终于被人拽出了水面,像从河水里捞出了一把水草,我被送到医院的时候,天不知道为什么就黑了。黑得伸手不见五指,黑得分不清万物生灵。

哥哥的死讯却是第二天传来的,据看到现场的人说,我可怜哥哥被压在汽车下边,第二天早晨被拖出来时,已被水泡得不成人样,圆圆的、鼓鼓的,白生生的,像个被吹起来的大气球。我们那阳还没见过气球,所以用的词是“猪尿泡”。猪尿泡被刚以后,唯一被抛弃的器官就是猪尿泡,它会被吹大当成玩具。

我可怜哥哥,昨天还和我在一起呢,而今天突然带着自己十九岁的大好年华,带着对一个姑娘的美好牵挂,带着对洞房花烛夜的美好想象,带着对秋去春来的美好向往,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我们。

在这次车祸中,车上九个人,一个人落下了终身残疾,三个人永远离开了人世,其中就包括我的哥哥。按照医生的说法,我这个孩子命大,是受伤最轻的一个人,仅仅右手腕和大腿内侧被划了一道口子。

但因为失去了哥哥,我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,天像个无赖一样,拍打着脑袋,撕心裂肺地叫着“头痛”。我每次一叫头痛,就有一位漂亮的小护士跑过来,在我的头顶挂起一个玻璃瓶子。许多年后,我才知道这就是打吊针。

我在医院住到一个月时,给我打吊针的小护士突然问,你这么小,就出来淘金赚钱,为什么不上学啊?我说,我已经小学毕业了。她说,你可以继续上中学啊。我懵懵懂懂地问,上中学能干什么啊?小护士说,

与面条、饺子、馄饨、烧饼等差不多,汤团也是天下通食。

面条有苏州面条、兰州面条之分,饺子有山东饺子、陕西饺子之分,馄饨有广东馄饨、四川馄饨之分,烧饼有黄桥烧饼、缙云烧饼之分……不过,罕有带地名且著名的汤团可与宁波汤团相颉颃。道理十分简单:宁波汤团个性过于鲜明。

可以想象,古今中土,四面八方的汤团较为相似,基本都是大个,区别只在咸的留根小辫还是甜的留根小辫罢了。北方不必谈,南方竟然同样如此,比如“最江南”的苏、杭、沪。

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人,小时候家住上海中心城区,居所周边高张“汤团”名目的点心店,无不以大汤团应市。我吃到的小型汤团,皆以宁波汤团为模板,要么在自己家里裹制,要么到老城隍庙“宁波汤团店”等极为稀见的店家,否则难以寻觅。

不能据此以为上海人保守,只能说是一种习惯——尽管宁波汤团相当可口,上海人却更加认可“本地汤团”,缘于宁波汤团与宁波菜肴摆盘类似,场面显过于小气,此乃上海非中心城区触目皆为大汤团且还能影响市中心的重要因素。

说宋朝周必大《元宵煮浮圆子,前辈似未尝赋此,坐间成四韵》诗中

上中学可以考大学,考上大学就可以吃商品粮,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就是国家干部,到那个时候啊,国家每个月都会给你发工资,女孩子排着队要嫁给你……

我们村全是清一色的农民,在大家心里,我们天生就是农民,除了种地、放牛,人世间不可能有另一条路可以走,就像我们村子只有一条羊肠小道。我听了小护士的话,脑袋嗡嗡直响,似乎被一道闪电击中。

我一把拔掉了吊针,走出了医院的大门。在离开医院回家前,我专门去了一次派出所,听别人说,我哥留下来的几斤粮票和几十块钱被保管在派出所。警察听到我的来意后,告诉我,我哥的遗物都保管在另一个警察那里。但是他现在不在,回家探亲去了,什么时候回来不清楚。

我走出派出所时,听到警察在背后说了一句:“你有一个好哥哥,是他救了你一命。”我一惊,回头问警察:“我哥救了我?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?”警察说:“翻车的时候,他推了你一把,所以他来不及逃……”

我恍然大悟,难怪在车祸发生的时候,感觉有一股力气,像上天刮来的一股大风,使劲地掀了我一下,

## 宁波猪油汤团

西坡

“浮圆子”堪称宁波汤团雏形,没毛病;说明朝刘若愚撰、吕毳辑《明宫史·火集》中说“吃元宵,其制法:用糯米细面,内用核桃仁、白糖为果馅,洒水滚成,如核桃大,即江南所称汤圆者”之“元宵”者,可称宁波汤团前身,则大可商量,关键在于两者制作路径迥异颇多;他如清朝朱彝尊《食宪鸿秘·粉之属·水米粉》条曰“如磨豆腐法,带水磨细,为元宵圆尤佳”和清朝袁枚《随园食单·点心单·水粉汤圆》条曰“用水粉和作汤圆,滑腻异常,中用松仁、核桃、猪油、糖作馅”云云,确实与宁波汤团性状有所重叠,但最终由于彼此要素未能完全耦合而不宜采信。

那么,宁波汤团的硬核何在?水磨糯米粉、舂捣黑芝麻、加持猪油、一元硬币大小等项,缺一不可。

给宁波汤团制定规则和标准的,是宁波本土餐饮名店“缸鸭狗”。难以置信,我们心目中“历史悠久”的宁波汤团,从定本诞生迄今,居然刚好100年而已:1926年,宁波海曙人江

定法(小名阿狗,人称江阿狗),在宁

波老城隍庙设摊售卖汤团;后来盘下开明街上一间店铺,使用自己小名的宁波话谐音“缸鸭狗”作为品牌。

“缸鸭狗”的特点在于香、甜、鲜、糯、滑、光、清,那七个字也是所有宁波汤团乃至高仿宁波汤团产品的标准口感;如果一定要再强化一下其存在感,只需添一个字——小——每个剂子控制于15克左右。

既然宁波汤团馅料主打一个黑洋酥(黑芝麻+猪油+砂糖),那么,拙文标题为何不随大流,突出馅料构成的“宏大叙事”如鲜肉、豆沙、花生……改作“宁波芝麻汤圆”,反而刻意标榜辅料“猪油”?事实上它并非鄙人发明,恰恰是老辈人惯常叫法,推想其意在强调猪油属关键抓手。对此我体会尤深:少年时期我便参与过宁波汤团制作全过程,其中,将猪板油撕扯成一丝一丝然后反复揉捏成絮团,令我感吃力而恼火。而在长辈眼里,倘若猪板油加工不到位,万难保证宁波汤团品质臻于上乘。

现在,老辈人说起超市出售的一盒盒小型芝麻汤圆(虽然不打“宁波”旗号,但不脱宁波汤团范儿),总要慨叹味道欠缺那么一点点。我想,那“一点点”,跟跳过手工撕扯猪板油程序大有关系吧,然而这是再也回不去的一种必然。

## 春天是各地马拉松赛事拉开序幕的时间。我不由想起第

一次参加马拉松比赛的情形。那是首届高淳马拉松,我特别紧张,比赛开始才镇静下来,跟着大部队在路上埋头苦奔。我很快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,有些跑者一会儿往左、一会儿向右,还伸出手臂做各种动作。我想,你影响到别人了!几次三番,我终于看出点门道:原来他们在摆造型,等着路边的摄影师拍照。

我埋头看着前面两米的距离,谨慎、紧张地奔跑着,心里又有点羡慕他们。我的内心深处,其实也很想与周围为跑者加油的人群说声谢谢,但我只是抬头看了看。前面有小孩子伸出手臂张开手掌想跟跑者击掌互动,看着他们红彤彤的小脸,我鼓起勇气,靠边跑去,也将手掌送了过去。那一刻,我感受到了那些小手掌在跟我接触时的触感,有些小朋友还使劲一击,更卖力地冲我大喊“加油”。

渐渐地,参加的比赛多了一些,我开始鼓起勇气,与跑友和助战的观众们互动。第一届南京马拉松我有幸中签,跑得有点激动。一位南京大叔背着个音响,一路放着节奏感很强的音乐,一边随着拍手喊着,别停,咚咚咚,加油……大叔背着大音响,速度不减,绝尘而去,我在他身后,噙着眼泪,内心是震撼的。原来,做一个身心放松的人如此愉快。第一次在网上看到赛道摄影师拍到的我的照片,只见我眼睛耷拉着看向地面,嘴角下弯,脖子支棱着脑袋歪向一边,身体有点不协调。后来,不论跑得多么辛苦,看到赛道摄影师,赶紧挺直腰板,嘴角上扬,微笑着,甚至挥挥手,或比个V的手势。我不再抗拒拍和被拍。比赛结束,有一张好玩的奔跑照片留作纪念,多么令人开心!

现在的我,在跑马路上越奔越放。有人喊号子我就跟着喊,志愿者送水我一边接过一边大喊:“谢谢!辛苦!”每这样旋风般地跑过去,并没做很多停留,但更加有劲头。

马拉松的魅力,早已超越锻炼身体范畴,这是人与人之间缔结的一种更活泼的交往方式,也是更深邃的感应体系,为我们展示了更多的理解与善意,也释放出了更多的快乐。

健康

## 七夕会

七夕会,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。传说中,牛郎织女在七夕这一天,隔着天河相会。这一天,人们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,祈求爱情美满。

七夕会,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。传说中,牛郎织女在七夕这一天,隔着天河相会。这一天,人们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,祈求爱情美满。

七夕会,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。传说中,牛郎织女在七夕这一天,隔着天河相会。这一天,人们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,祈求爱情美满。

七夕会,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。传说中,牛郎织女在七夕这一天,隔着天河相会。这一天,人们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,祈求爱情美满。

七夕会,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。传说中,牛郎织女在七夕这一天,隔着天河相会。这一天,人们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,祈求爱情美满。

我才没有被压在车下。

这场车祸在我的腕关节上留下了一道两厘米的伤疤,成了我永远的铭记。有事没事,我在数自己身上伤疤的时候,目光最后都会落在右手腕上。我凝视着这道伤疤,像凝视着茫茫夜空的北斗七星。

数星星的人是浪漫的,数伤疤的人是幸福的。如今,我数清了大大小小的比较清晰的承载着伤感回忆的伤疤,左手十一个,右手八个。伤疤是不痛的,也不代表苦难,而代表着荣耀和感恩,是岁月留给我的宝贵财富,更是无常的命运发给我的勋章。

这年头,农村的年轻人为了养家糊口,一股脑儿跑城里打工了。村里就剩下些七老八十的人。就说谷雨采茶叶这事儿,老人们天不亮就上山,好不容易采回来,还得炒青、揉捻、烘干,忙活两斤茶叶就得熬到后半夜。灶台里的柴火“噼里啪啦”地烧着,在外打工的儿女们知道了,心里头直打鼓,生怕出啥闪失。这些事儿,全被南峰村的吴周华夫妻俩看在眼里。他俩在村里算年轻的,早些年做香菇生意,2001年后就歇了手,家里还留着脱水灶和香菇筛,就想着灶闲着也是闲着,不如帮老人们烘茶叶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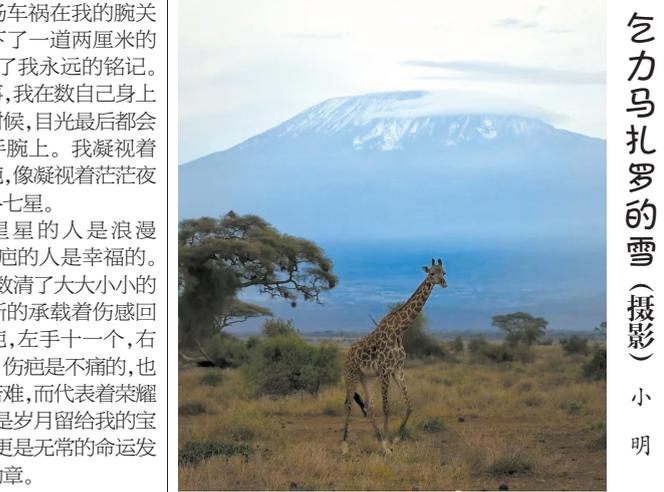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,消息就传到了邻村。几个老人白天采完茶青,晚上就拎着竹筐往吴周华家跑。屋里热闹得很,有人添柴火,有人掌锅杀青,有人揉捻茶叶,有人把揉好的茶坯整齐码在筛子上送进灶里。吴周华媳妇更细心,用各色的竹条条做记号,还笑着说:“明早来拿,准没错不了!”

这免费烘茶叶的好事儿,就像长了翅膀似的传开了。吴周华家的灶火就没熄过,夫妻俩忙到深夜11点,有时还得守着灶火到凌晨一两点。柴火费、电费全是自家掏,一忙就是二十多天。这一坚持,就是整整15年!老人们攥着烘好的茶叶,眼眶都红了:“真是好邻里,我们省了力气,还不

用提心吊胆怕着火,比亲兄妹还亲!”

范蠡(公元前536年—公元前448年),出身贫寒,少有大志。他早年佯装疯癫,看似放荡不羁,实则卓尔不群,因有超凡脱俗之名,宛县令文种亲自拜访。范蠡对其表现出不屑与戏谑。文种再次表达诚意,二人抵掌而谈,遂成知己。

春秋末,天下大乱。文种与范蠡辗转至越国。吴越交战,吴王阖闾战败身亡,临终告诫太子夫差,必毋忘越。越王勾践闻知吴王夫差日夜操练士兵,打算先发制人,范蠡分析形势,当守盈满而不过分之度,养气感而不骄矜之性。劝勾践勿盲目出兵。志得意满的勾践执意率兵攻吴,结果在会稽山惨遭大败。范蠡劝勾践向夫差投诚,以保全性命。勾践“卑辞厚礼以结之,不许”,最终“身与之市”,携妻至吴国为奴。夫差见范蠡是人才,劝其归降而不得,范蠡随勾践至吴国为奴。



## 乞力马扎罗的雪(摄影)

乞力马扎罗的雪,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座雪山。它终年积雪,是非洲大陆上唯一的雪山。它的美丽,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赏。

乞力马扎罗的雪(摄影) 小明

